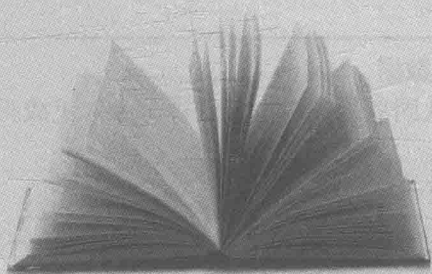




# 现代性语境中的 当代认同危机 ——在人学的视野中

—— 王成兵 © 著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 现代性语境中的 当代认同危机 ——在人学的视野中

—— 王成兵 © 著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语境中的当代认同危机：在人学的视野中 / 王成兵著.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682-4305-6

I. ①现… II. ①王… III. ①社会心理学—研究 IV. ①C912.6-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0311号

---

---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总编室)

(010) 82562903(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 8

字 数 / 159千字

版 次 /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54.00元

责任编辑 / 赵 岩

文案编辑 / 梁 潇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本社负责调换

# 摘 要

当代认同危机问题因其强大的现实影响力和学术挑战性而成为当代人无法回避或轻视的论题，自然也成为从种种角度关怀着人的生存状态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高度重视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对当代认同危机进行哲学的探讨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本书就是力图以当代认同危机为主线，在人学的视野中对当代认同问题进行全方位和深层次的考察。

本书由“导言”和四章内容组成。

在“导言”部分，笔者提出，当代认同危机和认同问题是人们热烈讨论但同时正在被人们所泛化的论题。作为对当代认同危机进行人学讨论的一个必要前提和理论铺垫，“导言”在人学的视野中阐释、归纳和界定了当代认同的含义。笔者提出，当代认同是指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塑造成的、以人的自我为轴心展开和运转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它围绕着各种差异轴（如性别、年龄、阶级、种族和国家等）展开，其中每一个差异轴都有一个权力的向度。人们正是通过彼此间的权力差异而获得自我的社会差异，从而对自我身份进行识别。导言部分还就当代认同的人学界定进行了一些具体解释和说明工作。

第一章“‘我是谁’的困惑：当代认同危机及其表现”，在人学的视野中对当代认同危机进行了界定和考察。笔者提出了认同危机在现代社会中呈现出的新特点，并分析了当代认同危机的一些突出表现。在这一章中，笔者还用一定篇幅专门讨论了当代中国人认同危机的独特表现，并探讨了导致这些现象的复杂原因。

第二章“现代性的隐忧：当代认同危机的社会原因”，试图在当代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中探讨当代认同危机的宏观原因。在论述过程中进一步突出了当代认同危机的现代特色。笔者认为，导致当代认同危机原因有许多，而对现代性本身所蕴含的意义和力量的认知和评价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在其中无疑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全球化的大趋势、当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现代消费文化现象等则在当代认同危机的嬗变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既然生存与发展是当代社会的重要主题，那么，由于人的认同问题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密切关系，研究充满危机的当代认同问题，就成了当前哲学上笔者不可回避的紧迫任务和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

第三章“多元视角下的人：当代认同危机的研究方法反思”，从方法论层面上思考当代认同危机问题。笔者提出，当代认同本身就埋下了危机的种子。而当这些种子发芽以后，如何看待和克服这些危机则是各门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学科所面临的急迫课题。在当代社会中，人们

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尝试着使用不同的方法探究当代认同和当代认同危机问题。本章有选择性地讨论了几种影响比较大的、更贴近本书主题的研究方法，如科学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行为主义方法、现代历史叙述方法、解构主义方法、心理分析和社会心理方法、现象学方法等。本章提出，当代认同问题的研究呼唤一种方法论上的变革，而唯有马克思主义人学有充分的条件胜任这个重要的使命。笔者在本章中大胆提出，马克思主义人学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应当把现代认同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和新的理论增长点。在此基础上，笔者还简要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人学认同问题研究方法应当具有的主要特征。

第四章“理性与生活：重塑当代认同的理念和途径”，从导致当代认同危机发生的内在和微观原因入手，讨论当代中国人的合理认同问题。笔者在本章中提出，既然当代认同危机归根到底是“我”的危机，那么，塑造合理认同还是要从“我”入手。合理的认同观念应当是成分齐全的认同，即认同应当有连续性、整合性、同样性和差异性四个关键成分。而当代认同危机恰恰体现为部分成分的遗失。为此，要在理性与非理性、个体认同与集体认同等张力中塑造合理的认同观念。笔者最后提出，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充分和及时地关注当代认同危机，尤其是产生严重社会影响的当代认同危机。除了观念上的建构之外，还要在社会生活中塑造合理认同观念。主要途径有：在社区建设方面，要把合理的当代认同观念看作现代社区建设的核心；在社会交往方面，要扩大社会交往范围，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中磨炼合理当代认同观念；在文化建设方面，应当树立危机意识，强调民族文化认同；要加强制度建设，良好的制度在于适时地和合理地把握认同危机发生的各个阶段，从而建立有效的防范和应对机制。

王成兵

2017年4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 目 录 Contents

导言 从“熟知”到“真知”：当代认同的人学界定·····	1
第一章 “我是谁”的困惑：当代认同危机及其表现·····	10
第一节 “认同危机”是自我身份感的丧失·····	10
第二节 当代认同危机的一般表现·····	12
第三节 当代中国人认同危机的独特表现·····	18
第二章 现代性的隐忧：当代认同危机的社会原因·····	28
第一节 全球化时空背景下的身份感的分裂·····	29
第二节 网络和信息化时代认同的分裂·····	37
第三节 现代消费文化中认同的碎片化·····	45
第三章 多元视角下的人：当代认同危机的研究方法反思·····	53
第一节 寻找认同的当代人：现代西方学者研究视角反思·····	54
第二节 当代认同危机研究呼唤马克思主义人学·····	68

第三节	当代认同危机问题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人学 方法的基本要求 .....	77
第四章	理性与生活：重塑当代认同的理念和 途径 .....	84
第一节	“自我”和“他者”相互塑造的合理认同 观念 .....	84
第二节	在生活世界中塑造合理的现代认同观念 .....	98
结语	.....	105
参考文献	.....	108
后记	.....	120

# 导言 从“熟知”到“真知”： 当代认同的人学界定

正如本书的标题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本书是试图在人学的视野中集中讨论当代认同危机问题。由此，当代认同危机中的“认同”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人学含义，成为我们必须首先加以认真对待的问题。因为，只有在人学的视野中对当代认同的哲学规定性做出比较准确和详细的回答，我们才能围绕当代社会中的认同危机这个课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和探索，并进而得出一些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结论。

## 一、对当代认同进行人学界定时必须考虑到的几个事实

在试图对当代认同进行人学界定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考虑到这个研究目前所面临的几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些事实的综合作用要求我们对当代认同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当代认同危机等似曾相识的概念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比较准确的界定。

我们必须考虑到的第一个事实是，“认同”(identity)和“认同危机”(crisis of identity)在当今社会中已成为被社会各阶层使用频繁的词汇。尽管人们是在迥然不同的学术氛围、社会环境和话语背景中使用“认同危机”及“认同”这些术语，并且对它们做出了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的诠释和理解，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认同问题已经成当代社会生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遭遇到认同的话语。而且，人们所讨论的不仅仅是认同问题，还涉及变化问题：新的认同的涌现，旧的认同的复活，现存的认同的变迁。”<sup>①</sup>

就理论研究而言，自20世纪中期以来，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起，当代认同和认同危机成了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诸多理论研究工作以这个问题的研究为切入点并向周围不断延伸，已经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同一性<sup>②</sup>的概念化已导致了一系列有效的研究”。<sup>③</sup> 随便翻阅一下有关文献，我们就不难发现，

<sup>①</sup> Richards Jenkins: *Social Identity*, Routledge, 1996, p. 7.

<sup>②</sup> 由于翻译的原因和学科领域内的专门理解，在有些文献中，“identity”被翻译成“同一性”，为充分尊重翻译者的理解和具体学科的惯常用法，本文在引用有关文献时保留了原先的译法。

<sup>③</sup> 埃里克·H. 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西方学者已经对当代认同和认同危机问题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从安东尼·吉登斯对现代性和自我认同的讨论到后现代主义对“差异”的强调；从女性主义对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偏见的解构到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者的兴起，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来自许多领域的学者已经在各自的学科视野中，对当代人的认同问题进行深入而细致的探究。这其中，既有对当代认同的构成进行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如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等），也有在科学哲学和逻辑学视野中对人格认同（personal identity）进行探索的学者（如美国哲学家约翰·佩里等），还有从社会哲学的角度对人的认同进行思考的哲学家（如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行为主义哲学家），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受到种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现状的不断变化，认同和认同危机也成了国人必须面对和认真加以研究的问题。在这样的氛围中，对认同危机和认同问题的讨论在我国学术界成为一件比较时髦的事情。而且，随着我国进入小康社会和加入世贸组织，人们对认同危机和认同问题讨论的热烈程度越来越高。一时间，认同问题成了许许多多的学术刊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话题。

在思考当代认同问题研究时，我们无法忽视的第二个事实是，在人们的讨论中，当代认同危机和当代认同这些概念已被泛化和模糊化了。

当代认同危机和认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对此，人们似乎已经形成了某种共识。可是，当真正进入到理论研究阶段，人们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这么一个问题：什么叫认同？或者更明确地说，谁能够给我们下一个让大家能够接受的认同的定义？很显然，如果想深入地讨论当代认同危机问题，我们不能不探讨当代认同问题。而无论是对当代认同危机还是对当代认同的讨论，都最终要返回到对“认同”的界定这个问题上去。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寻找当代认同的规定性，在平常人眼中常常好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哲人们一下子被拉到离我们很近的地方了。其原因就在于，认同危机和认同这些概念的讨论现状，再一次验证了哲人们的“熟知”不等于“真知”的论断是何等的亲切和深刻。确实，经过与“认同危机”和“认同”概念的无数次的亲密接触，我们似乎猛然间发现，我们很有必要问一问，“你（认同和认同危机）到底是谁？”

此时，在我们面前呈现了一幅人们屡见不鲜的场景：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就某个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可是，随着争论的火药味逐渐趋于平缓，相互炮轰的硝烟逐渐散去，人们突然间发现，大家为这些问题大动干戈，但彼此却都将它们想当然地作为一个前提，而忽视了对它们进行内涵的界定和外延的明确。有的时候，人们讨论的似乎是同一个概念，可是大家仔细想一想，发现人们所讨论的并不是同一个问题；有的时候，人们好像聚焦于一个论题，可是，随着论域的延展和讨论走向纵深，人们好像让论题本身牵着走，论题也在不知不觉间被泛化和模糊化了，以至于研究者自己都往往失去了对所研究的问题的明确把握。

于是，人们有的时候又不得不反过来“补课”：对一些基本的概念重新进行讨论。在哲学史和现代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其实，一旦我们稍微冷静地观察一下学术界对认同危机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样的情形在认同问题的研究上似乎不幸而有趣地重演了：人们到处谈论认同问题，而且，认同问题的研究热度似乎还在升高，但是，我们至今还找不到哲学家从哲学和人学研究的高度为我们提供的—一个为大家基本接受和认可的认同的定义。<sup>①</sup> 甚至专门讨论“认同”问题的专著或论文集也没有对认同问题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学术界定。

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哲学和人学研究中另一个并不罕见的现象：人们（包括某些专门的学者在内）刚刚接触和使用“认同”这个术语的时候，他们似乎对它的含义即便不是一清二楚，至少也是胸中有数；对这个词语的使用也颇为得心应手。然而，经过屡次追问、考察、怀疑、诘难甚至批判，人们对“认同”的疑心也越来越重，甚至最终把它看作生疏的“老面孔”。对上述现象，当代西方知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费瑟尔斯通(Mike Featherstone)的看法可谓一针见血：“最近若干年来，人们对于认同很感兴趣……‘认同’在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使用范围极为广泛，也使人迷惑不解。它可以被用于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甚至这个世界。它能够被用于无生命的东西上……在某些用法中，‘认同’是‘人格’和‘自我性’(selfhood)这些术语的继承者；在其他的用法中，它又被视为一种文化、一个国家甚至一个社会的质(哈贝马斯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现代社会有没有一种认同?’)。”<sup>②</sup>

可以说，人们越来越热衷于讨论当代认同危机和认同问题，但迄今为止没有在当代“认同”概念意义的界定上获得突破。这无疑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但更是一个事实。尽管这些现象和事实反映了“认同”这个问题自身所蕴含的复杂性，然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不坦率地承认，这是学术研究中一个不小的缺憾。与此同时，这个事实也为我们当代认同危机问题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和—一个可以任思绪任意驰骋的巨大的思想空间。

那么，如何看待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在最简单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导致

<sup>①</sup> 笔者于2001年在加拿大的埃尔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图书馆检索过与“identity”相关的条目，结果查到了6 000本有关著作，内容是五花八门。著作涵盖了从民族和国家认同到同性恋者的身份感的广泛内容。参见 [www.ualberta.ca/library](http://www.ualberta.ca/library)。各种专业类工具书对认同问题涉猎极少。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等专业类权威性工具书中，当代认同危机和认同概念几乎是被一笔带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认同”(identity)的含义做了如下表述：在哲学中，近代唯物主义的一种观点。它认为心与物尽管在逻辑上可以区分，但在现实中不过是属于物质的一个单纯实体的不同表现。它强调经验证实了这样的论题：“思想归原于头脑运动”。(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7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826页)。显然，这样的定义在离正规的学术研究的界定仍然有太大的差距。

<sup>②</sup> Joseph E. Davis (edited): Identity and Social Change,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s Publishers, 2000, pp. 53-54.

上述复杂现象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当代认同问题是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课题。

当代认同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以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来自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民族学、心理学、宗教学、文化学、地理学、历史学和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汇集于此，并以各自的研究领域为依托，拓展对当代认同和认同危机问题的探究。而来自各个领域中的学者们又依据对这一现实问题的关注，去思考和讨论其他相关的或具体或抽象，或实用或理论的问题。

当代认同问题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工程。在当代认同研究问题上，在一段时间内，各个学科从自身所处的角度出发，进行独自的研究，这当然是问题本身的特点和学科特点决定的。各种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独立作用和这些手段和方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可以从总体上强有力地推动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的深入。

然而，各门独立学科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易于受自身学科范围的限制，这一点又反过来使得当代认同的研究容易因“小”失“大”（所谓“小”，指的是细节；所谓“大”，指的是大局观，也可以理解为所谓的“宏大”场景、整体性和全面性）。由于学科规范的需要，也由于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的要求，各个专业和学科对当代认同问题的研究的细节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而往往没有对当代认同进行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研究视角上的局限性，使得研究缺少一种整体感，而整体感的缺乏又影响了研究往纵深发展。这样，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流动的、片段的、碎片的当代认同。在这样的认同面前，人们也只能各取所需，以各自的视角去理解和把握认同问题。另一方面，当代认同和当代认同危机的深入研究已经要求一种更具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当代认同话语的现实影响力和理论研究现状客观上呼唤哲学和人学工作者更多地参与进来，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语境中，从哲学和人学的高度对认同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和建构。

其次，“认同”本身是一个不断演化着的概念。

“认同”这个概念并不是恒久不变的和始终如一的，它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变动、发展和演化之中。人们在不断流转着的当代认同问题面前，往往是眼花缭乱、手足无措。如果我们把当代认同比作一泻千里的大河流水，那么，不仅水流川流不息，而且，承载着急流的河床是蜿蜒曲折的，固守着河床的河岸是起伏不定的，河边的景色也是变化无穷的，所有这些都让人目不暇接。“使得事情变得更为麻烦的是，自我和认同两者都是进化的概念，这就意味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具有不同的意义。”<sup>①</sup>

最后，从根本上说，当代认同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精神现象。毫无疑问，认同

<sup>①</sup> Richard D. Ashmore, Lee Jussim and David Wilder (edited): *Social Identity, Intergroup Conflict, and Conflict Re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5.

归根到底要讨论“自我”的认同(当然,我们切忌对这个“自我”作简单化的理解),而只要牵涉到“自我”的问题,就必然是十分复杂的论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认同这个概念属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家所说的“不可言说”的东西的范围之内。就认同这个词汇来说,“有的时候,同样的词汇却被不同的学者用来指称不同的概念,而有的时候,学者们又用不同的术语来指称同样的意思”<sup>①</sup>,“完全地表达是不可能的……表达就其性质而言绝不是完整的……维特根斯坦使这点变得为人所熟悉。”<sup>②</sup>因此,如何从人学和哲学的高度来把握当代认同问题,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所以,“认同”并不是一个已经获得广泛一致意见的简单概念,这个术语常常具有多种不同的用途。有的时候,它在不同的学者那里分别享有不同的含义;而有的时候,它又被学者们用其他各种别样的术语所替代。因此,我们面临的一个任务就是,首先在人学的视野中给认同下一个定义。

## 二、当代认同的人学界定

当代认同概念意义的复杂性及范畴本身的演变性并不意味着这一概念具有某种不可界定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当代认同问题是一种客观现实,同时也是当代社会中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我们坚信,人的认识能力是能够而且必须反映这个客观现实的。从原则上说,既然我们坚持客观世界是可知的,那么,我们当然可以把握当代认同问题,并以范畴的形式将人们对当代认同问题的认识成果加以固定。

诚然,当代认同概念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没有办法对当代认同概念进行规定。恰恰相反,正因为这个概念的现代特性和概念自身的特殊属性,人们才可以对其加以严格、准确和细致的人学界定。

按照我们的理解,所谓当代认同是指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塑造成的、以人的自我为轴心展开和运转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它围绕着各种差异轴(譬如性别、年龄、阶级、种族和国家等)展开,其中每一个差异轴都有一个力量的向度,人们通过彼此间的力量差异而获得自我的社会差异,从而对自我身份进行识别。

当代认同是本书的一个核心概念,对这个概念进行人学的理解和阐释自然牵涉到了整个研究工作的展开和深入。如果我们比较准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

<sup>①</sup> 参见 R. F. Baumeister: *The Self and Society: Changes, Problems, and Opportunities*. In R. D. Ashmore, & L. Jussim, (Eds.), *Self and Identity: Fundamental Issues*, Rutgers Series on Self and Social Identity, volume 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91—217; K. Danziger: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Selves*. In R. D. Ashmore, & L. Jussim, (Eds.), *Self and Identity: Fundamental Issues* (Rutgers Series on Self and Social Identity) volume 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37—159.

<sup>②</sup>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部分的阐述会顺利和流畅得多；同样，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始部分所说明的那样，由于理论、现实和学科等原因，这个问题又成为本书的一个难点。为此，我们拟就对这个概念的规定的理解做更多的阐释工作：

首先，认同的人学界定所强调的是在人类总体生存状态中构成的整体的人的自我身份感。

所谓人学视野中的认同问题，是把当代认同从根本上看成一个与人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的哲学和人学问题，看成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们遇见并最终要加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只有从人的生存状况和生活世界出发，我们才能够完整和全面地理解人学视野中的认同问题。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人的认同是从人的眼光来看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自然、社会和人自己对自己的影像在人的认知中的反映。人的认同问题是与人类一起来到这个星球上的，人类的历史和文明有多么悠久，人的认同问题就有多么久远，人类延续的时间有多长，认同问题的发生和对认同问题的研究也就要持续多长。

众所周知，人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整体，它时刻面临着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问题，而人的认同问题就是人的种种属性的集中体现。人的基本属性是人永远没有办法摆脱的，因此，从人类来到这个星球上的那个时刻起，它就面临着“我是谁”“我怎么知道我是谁”“我的身份是什么”“我的身份是如何形成的”等类似的认同问题。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必须着手解决自身的认同问题。

人具有自然属性，“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sup>①</sup> 动物的活动受本能和一定行为模式的支配，这些本能和行为模式是由遗传的神经构造所决定的。动物遵循生物的自然法则“存在”，它虽然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但是它永远不能超越自然，“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sup>②</sup>

然而，人的自然属性与动物的自然属性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对人之所以成为人具有巨大的意义，这个差别也决定了人必须解决人的身份问题。每当生物进化到一定的程度，就出现了一种绝无仅有的突变，这一突变能够同物质的初次出现、生命的诞生和动物生存的开端相媲美。人的出现在这一进化过程中，表现为一种不再完全受本能支配的生物行为以及对自然的非强迫性适应。正是当人摆脱了生物的消极作用，成为生命学意义上最无用的动物时，人才成其为人。由于人这个新的种属的出现，人变成了宇宙中一种畸形物，成为宇宙中的怪物。一方面，作为自然界的一个部分，人本身不得不顺从和遵从自然界的某些固有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10页。

律；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界中唯一具有理性思维能力和自觉创造能力的生灵，人在一定意义上又必然要超出自然界。换言之，人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是与自然界脱离的；他无家可归，无法回到纯粹的自然性中，但又被拴在他与所有生物共有的自然之家里。这种状况也可以被称为人的生存的“两极性”。由于人的这一“两极性”，人的自然属性除了包含生理和本能方面的欲望之外，还包含更广泛的内容，“人的其他所有欲求皆取决于这一两极性。”<sup>①</sup>可以说，由于人的这种生存特性，人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作为已经从自然界和动物界中“逃脱”出来的人，他们绝不可能重新返回到动物界，他们既不认同动物界（自视为天之骄子），也不可能返回动物界并被动物界所完全接受，因此，他们只有硬着头皮在世界中生存下去，义无反顾地往前迈进。由于人的自然因素的存在，人无疑就是“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sup>②</sup>人类的生存特点决定了人必须解决自己的身份问题，人的认同问题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且不能回避的问题。

人的社会属性在某种意义上直接体现为人的身份感。作为这个星球上的一种社会性的存在物，人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sup>③</sup>人是在社会中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sup>④</sup>人的社会属性体现在人必须具有归属感。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必须体现出某种归属的需要，他必须归属于某个阶层、政党、职业和社区。这种热爱使命的人想把自己与他们的工作同一化（相融合、一体化），并使工作具有自我的特征，使之成为他自我的一部分。“如果有人问这种人，亦即自我实现的人，热爱工作的人，‘你是谁’或‘你是干什么的’那他通常会以自己的‘使命’来作答：‘我是律师’‘我是母亲’‘我是精神病学家’‘我是艺术家’等”<sup>⑤</sup>，“探讨性的结论是：在自我实现的主体那里，他们所倾爱的工作逐渐取得了自我的特征，与自我同一，融合起来，成为一体。成为一个人的存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sup>⑥</sup>

人具有丰富的精神属性，人的精神属性决定着人是可以说出“我”的动物，是“有意识的存在物”<sup>⑦</sup>，他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人是必须自行解决生存问题的存在者，他与自然的关系是既在自然之中，又超越自然，既来自自然，又无法彻底返回到自然。也就是说，人的诞生本身既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否定：所谓肯定，是因为他作为天之骄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人的创造性活动使得世界发生了

①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1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⑤ 马斯洛等著（林方主编）：《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页。

⑥ 同上书，第215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天翻地覆的变化；所谓否定，是因为他缺乏对自然界的本能的适应，人的自我认同打破了动物生存的“和谐”的特征。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受制于自然的物理法则而无法去改变它们，然而他超越了自然的其余部分。他是自然的一部分，却又与之分离；他是无家的，却又将自己束缚于与所有生物共有的家。因此，人必须通过自己的活动为自己在社会中找到坐标，为自己定位。人不能不思考人的认同问题。由此来说，就整个人类而言，人的认同问题是随着人类诞生而出现，也只有随着人类的消亡而消失。

从上述意义上说，西方古希腊哲学的命题“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不仅是一个经典的哲学命题，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理解成一个关于认同的典型的命题；同样地，苏格拉底所借用并赋予其新的认识论内涵的名言——“认识你自己”，当然也可以被理解成一个关于认同的经典的表述。而且，毫无疑问，只要人类存在，这样的认同问题就永远存在。

其次，认同问题更是一个具有浓厚的现代色彩的新问题。

就当代人生活的世界而言，当代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的领域和范围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样的变化中，人对自身的身份感产生了新的理解。可以说，离开当代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人们根本谈不上对当代认同的深刻理解。“认同事实上是一个现代性现象”<sup>①</sup>。

不容否认，认同问题古已有之。作为一种宏大的主题，认同问题必须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其意识的关系。这三种关系构成了认同的永久的核心，成了人的图景中一幅变化多端的风景。然而，我们在这里使用“当代认同”或“现代认同”这个术语是想突出现代社会中人对于人类主体性和能动性的理解。也可以说，当代认同或现代认同中的“当代”和“现代”的意思并不表明以前的人们与认同问题无缘。我们的意思是试图强调，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人对自身的存在以及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格外关注，当代人的认同问题凸显为一个专门的哲学和人学问题。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生活的意义感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和摧毁，人的认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正是现代社会，使得人的认同成为必须得到认真解决的问题。加拿大著名学者查尔斯·泰勒明确提出：“在现代之前，人们并不谈论‘同一性’和‘认同’，并不是由于人们没有（我们称为的）同一性，也不是由于同一性不依赖于认同，而是由于那时它们根本不成问题，不必如此小题大做。”<sup>②</sup>

同时，现代生活的社会力量往往是一种导致不稳定的力量和从根上进行摧毁的力量，它摧毁了人们从以前生活中获得的意义感。<sup>③</sup> 现实生活在不断地发生变

<sup>①</sup> Joseph E. Davis (edited): *Identity and Social Change*, New Jersey: Transactions Publishers, 2000, p. 185.

<sup>②</sup>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8—58 页。

<sup>③</sup> 参见 Joseph E. Davis (edited): *Identity and Social Change*, New Jersey: Transactions Publishers, 2000, p. 1.

化，田园诗画般的宁静生活在今天已成为人们恒久的回忆和憧憬。在当代社会中，人们的认同处于不断的建构—破裂—建构过程中，剧烈变化的现实往往使得一种认同刚刚确立，瞬间又变得虚无缥缈了。因此，当代认同不是一个暂时性的问题，而是现代条件下的一个永久性和具有强烈变化性的问题。

再次，当代认同的界定要突出种种权力之间的内在的张力。

在理解当代认同的时候，我们必须意识到当代认同所具有的某些内在的张力。正是这些内在张力的交相作用，构成了人的认同；也正是由于这些张力的作用，才使得认同危机的发生成为可能。

以自我身份感为关键内容的当代认同其实是用“主我”(I)的眼光去审视“他者”(others)，是以“我”为圆点去看待他者。一般而言，“主我”与其审视对象——他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向度：就纵向而言，涉及“主我”(I)与“客我”(me)的关系；就横向而言，涉及主我与非我的关系。前者是自我的一种自我深度感和向内感；而后者则是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更多的是主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造就的关系，而认同就是这种关系中的“我”的位置感和归属感。

相应地，人的认同大致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人的自我认同和人的社会(集体、群体)认同。人的自我认同是一种内在性认同，它是一种内在化过程和内在深度感，是个人依据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它主要集中于对人的主体性问题的研究。人的自我认同的直接对象是对人自身的意义的反思。人的社会(集体、群体)认同是人在劳动中形成的、在特定的社区中对该社区的特定的价值、文化和信念的共同或者本质上接近的态度。社会认同的直接对象是人的行为的普遍和客观的社会意义。人的认同是人的社会心理结构的重要内容。它以特定的方式规定和影响人的生存和发展。

在人的社会生活和实践中，认同所赖以发生的诸向度之间形成了种种张力，而人的认同就是在这些张力之中形成的一种身份感觉，而这种身份感相对人的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必将形成种种差异。也可以说，对当代认同问题的理解，离不开对认同的这两个向度及其张力之间的交相作用的把握，这因此也使得当代认同问题成为非常复杂和难以把握的问题，客观上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最后，当代认同的界定必然要以价值观的认同为核心。

当代认同问题的核心是价值观认同问题，或更直接地说，所谓身份感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认同。在“我是谁”“我在哪里”和“我有什么用处”的追问中，人真正明白自己的身份，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在对象身上发现自己的身份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认同是人的一种意义感，我们也同意一些西方学者把认同规定为意义感。



# 第一章 “我是谁”的困惑： 当代认同危机及其表现

---

“认同”这个术语已经为我们所耳熟能详了，同样地，“认同危机”(crisis of identity)这种说法也已为我们所熟悉，“每个人都听说过‘同一性危机’，并且唤起一种好奇、高兴和不安的混合感”。<sup>①</sup>可以说，“认同”与“认同危机”是相辅相成的两个论题。后者的显现、作用和威力使得我们关注前者，而对前者的研究则可以加深我们对后者的理解。把握、引导、克服和限制当代认同危机离不开从理论上研究现代认同问题。另一方面，对当代认同问题的理解，又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看清当代认同危机问题。本章是在“导言”部分对当代认同的研究的基础上，集中研究当代认同危机及其表现。

## 第一节 “认同危机”是自我身份感的丧失

当代认同危机是与“认同”有关的危机。因此，我们还是从“认同”的人学的界定中顺理成章地导出“认同危机”的界定并进行一些理论上的解释工作。

正如在“导言”中论述的那样，在人学的视野中考察，当代认同是指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塑造成的、以自我为轴心展开和运转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它围绕着各种差异轴(如性别、年龄、阶级、种族和国家等)展开，其中每一个差异轴都有一个权力的向度，人们通过彼此间的权力差异而获得自我的社会差异，从而对自我身份进行识别。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认同危机是人的自我身份感的丧失，也可以说，是“自我价值感、自我意义感的丧失”<sup>②</sup>。

显然，当代认同和认同危机之间存在一种肯定和否定的关系。认同与认同危机之间所具有的这种关系表明，二者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简单地说，当代认同和当代认同危机是一个问题的两种状态。如果说认同是肯定的状态，认同就是一种包含差异的认同，那么，当代认同危机是认同发展和演化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否定性状态。从认同危机的角度看，认同危机也是一种认同，它是成

---

① 埃里克·H. 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② 罗洛·梅：《人寻找自己》，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